

放膽文章 玫瑰遲香

鐵蒺藜邊的玫瑰——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

文/羊子喬

圖/編輯部

鐵蒺藜

鐵蒺藜邊的玫瑰——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，於2005年10月22日起，在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首展，即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視，歷史學者許雪姬即大為讚賞，而緊接著移到高雄市展出，目前正在台中市役所展出，展覽加上歷史建築，訴說著近四十位臺灣文壇著名的受難作家的生平記事，呈現當世代的創作環境及背景，是如何激發這些作家的想發與創作動力。

亞里士多德說：詩比歷史還真實，因為歷史記載特殊的事件，而詩描寫普遍的事物。對於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，已成為歷史的記憶；而刻劃這苦難事件的文學藝術作品，卻不斷的湧現，讓我們不斷地反省過去的錯誤。歷史不能被遺忘，經驗必須要記起，便成為流行的言語，所以在「戒嚴時期」蒙受不明之冤的受難事件，就成為回顧歷史、

記起教訓的最佳教材。

揭開白色恐怖時期疑雲

從1947年228事件之後，到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，台灣作家文人因為不滿極權統治，或行動或提出諍言而遇害或下獄的，可說無法勝數，尤其1949年5月19日陳誠宣佈台灣全面實施戒嚴令，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，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，爆發眾多的政治案

鐵蒺藜邊的玫瑰——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，在台中市役所展出，時代的陰影和文化雋永相映，份外吸引人。



件，數千人遭處決，數萬人遭監禁，這就是一般所稱的「白色恐怖」，如《新英文法》作者，也是詩人的柯旗化所指：台灣有如一座監獄島。

為了歷史反省，為了記取教訓。國家台灣文學館特別針對「白色恐怖時期」受難作家，策劃「鐵蒺藜邊的玫瑰—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」，這是台灣邁向民主深化的二十一世紀之省思，也是面對過去幾十年來自由、民主、人權遭受踐踏的事實，試圖揭開重重疑雲，讓朝野共同檢討警惕。

手無寸鐵的作家

成為「坐牢家」

當我們透過國家機密檔案

的解密，發現戒嚴時期受難的作家，大多是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，「放膽文章拚命酒」正是台灣作家抵抗強權的精神表現，由於處於戒嚴時期，因此稍有異議言論或違反集會結社，即以「匪諜」罪行辦理，而其親朋好友則以「知匪不報」入罪，因此造成不少冤獄，所以在解嚴之後，有所謂戒嚴時期冤獄賠償辦法的出爐。然而這些社會的知識份子，一旦被捕，不是被槍斃，就身陷囹圄。縱使出獄，不是停筆就是絕口不談文學。

如今我們從這些檔案中，整理出作家遭約談，或亡命，或被逮捕、判刑、下獄、槍決的個案，做一次小小的耙梳，透過這些歷史文獻，讓我們更能

體會手無寸鐵的作家遇害經過及反抗精神的情操，他們不分省籍，堅持理想的反抗精神已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份。二二八事件受難者，大多數為台灣知識份子，而「白色恐怖」受難者，卻不分省籍。六〇年代《自由中國》的雷震、《文星案》的李敖、《漫畫案》的柏楊，可知是新聞自由遭受迫害的典型案列，他們是作家也都成為「坐牢家」。同樣地，七〇年代的陳映真、魏廷朝、吳耀忠，到八〇年代的王拓、楊青矗、呂秀蓮，也涉及言論、結社、叛亂等罪嫌，紛紛成為階下囚。

重建歷史原貌還給歷史公道

解嚴之後，許多政治受難者或作家，才敢寫出他們當年被

左圖/ 爲了歷史反省，爲了記取教訓。國家台灣文學館特別針對「白色恐怖時期」受難作家，策劃「鐵蒺藜邊的玫瑰——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」，這是台灣邁向民主深化的二十一世紀之省思，也是面對過去幾十年來自由、民主、人權遭受踐踏的事實，試圖揭開重重疑雲，讓朝野共同檢討警惕。

捕的經過，有的以回憶錄（鍾逸人《辛酸六十年》、有的以小說（葉石濤《紅鞋子》、陳映真《鈴鐺花》、《山路》）、新詩（柯旗化《母親的悲願》）的文學形式，來表達他們的時代見證；同時還有更多的作家遺作、手稿、文物、史料等待我們去挖掘發現，去重建歷史的原貌，還給他們一個歷史公道。

此次展覽整理出來的作家群像，大致可分為二類：一、未遭迫害前即為作家，二、因案入獄，開始讀書寫作才成為作家，如施明正、楊碧川、姚嘉文；雖然也有些作家，因遭人誣告而涉案，被判感化而無入獄者，如蔡秋桐（因涉知匪不報，被處感化三年）。由於

作家涉及政治案件者頗衆，近年官方檔案出土，正是全面田野調查的時候，因此，此次展出只是拋磚引玉，無法一一詳列，疏漏在所難免。

省思過去的錯誤

期待美好未來

歷史罪惡雖可原諒，但歷史真相不可忘記。「鐵蒺藜邊的玫瑰——戒嚴時期受難作家群像展」，將作家的簡介和身影陳列出來，讓這些歷史檔案再現，這只是歷史重建的第一步，而要重新賦予歷史意義，是需要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田野調查，歷史學者的文獻解讀，文學研究者的作品解說 才能夠讓我們來共同省思過去的錯誤，期待美好的未來。■